工作
社群
政治
戰爭






哈伍爾・范內哲姆

「每人都會被仔細地被追問他們對全體的想法，
以防止他們真正地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想法。」



我們審視四周，發現這是一個不容我們參與的世界，
我們每天都必須，在一個龐大而不斷移轉
的環境下掙扎求存………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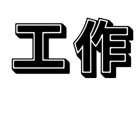
…由自然災害到恐怖襲擊…由節食到飢荒…由明星性醜聞到政界貪污醜聞…由宗教戰爭到經濟奇蹟…對政府的批評，由令人激動的廣告到老套乏味的言論都一概被電視台包攬…由如何成為一個完美的情人到如何防止球迷騷動的建議…由最新的警察槍擊事件到最新的衛生問題…



有一種無處不在的力量在不斷發揮作用…無論在民主或極權政府之下…無論在大企業或家庭產業中…無論在芝士漢堡或豆腐中…無論在歌劇、民歌或Hip Hop音樂中…在所有國家及語言中…在監獄、學校、醫院、工廠、辦公大樓、戰區以至雜貨店中。有種力量在吞噬我們的生命再以它的嘔吐物來污衊我們的面貌。



而那種力量實在是我們每天的生活的產物 - 它是我們世代相傳；年年月月；時時刻刻；努力工作的產物。我們並不擁有產業或生意去賺取金錢，所以我們被迫出賣我們的時間及勞力。我們就是現世代的勞動人民 - 無產基層。



卡爾 馬克思

「資本實是扼殺生命的生產過程，倚靠吸噬
勞動者的血汗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就好像
個吸血鬼般。當它吸的血愈多，它的生命
就愈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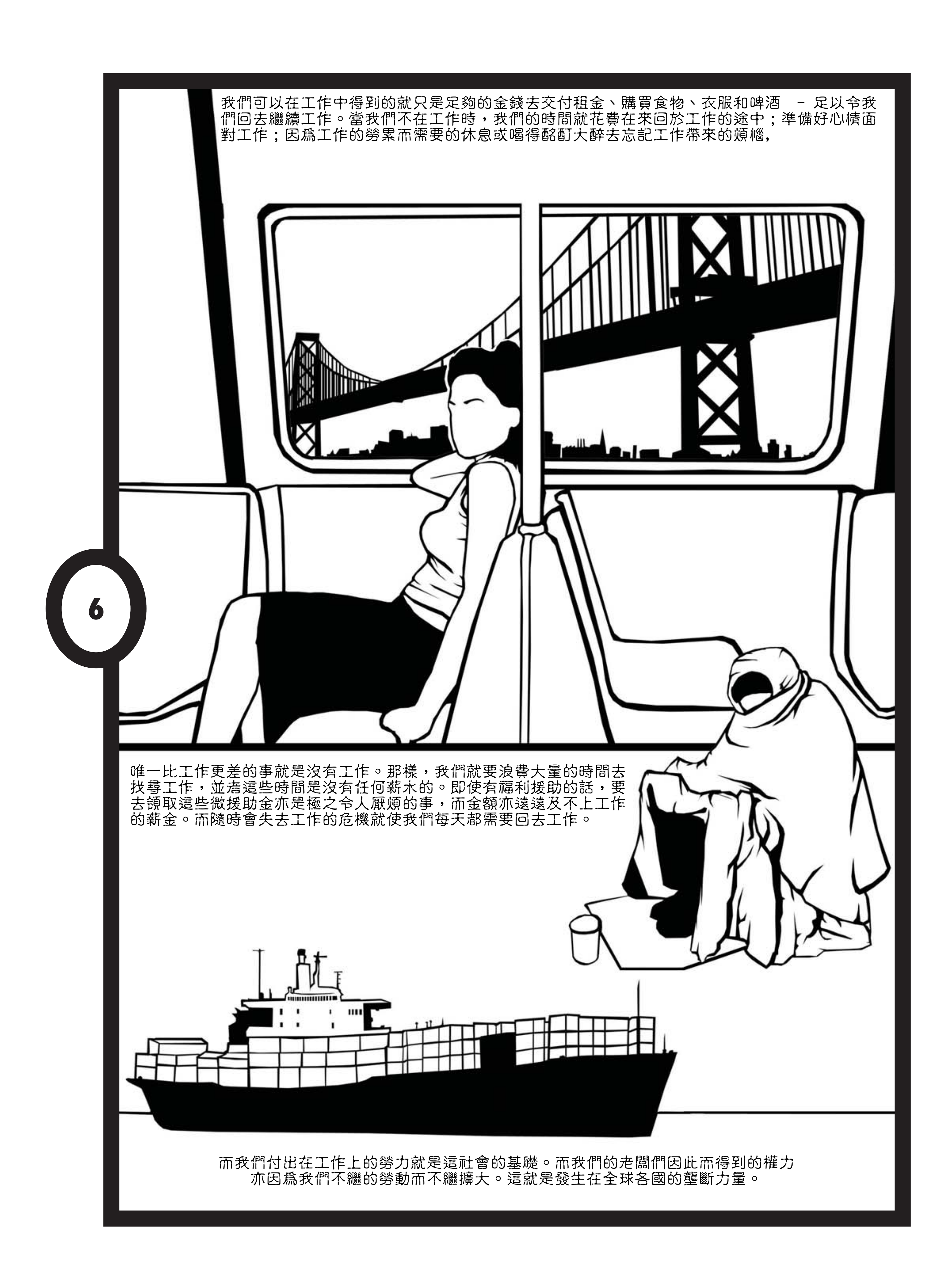

我們並非因為渴望工作而去接受工作。
我們只因為並無其他維生可能而必須要工作。
我們把我們的時間及精力出賣給資本家們，以此賺取金錢去換取我們維生的必須。
4
我們被安排到與其他勞動者一起，而被分配了不同的工作。我們各自負責不同的部份的工序，而日復一日地不斷重覆著同樣的工序。
我們消磨在工作上的時間並不真正是我們生命的一部份。只不過是被老闆、經理們控制著，死氣沉沉的時間。
我們的工作就是為我們的老闆製造一些他可以出售盈利的東西。這些東西可以是一些物品，好像全棉恤衫；電腦；摩天大樓等。或者是製造或提供一些質素，好像潔淨的地板；康復的病人等。又可能是一些服務，好像讓司機以公共巴士送你到你需要去的地方；讓侍應生侍從你所要求的服務；讓銷售員直接打電話給你，嘗試說服你去買一些你本來不需要的東西等。
而這些工作的出現並非是因為我們需要它所生產出來的東西。我們只是為了賺取薪水才去製造它，而我們的老闆就只不過為了賺取利潤，所以才支薪給我們去製造它。

而最終，我們的老闆們又利用我們為他們所賺取的金錢再作投資及擴展他們的生意。
最後，我們的勞力則被儲存在我們的老闆們所擁有和售賣的東西裡，亦即是變成了他們的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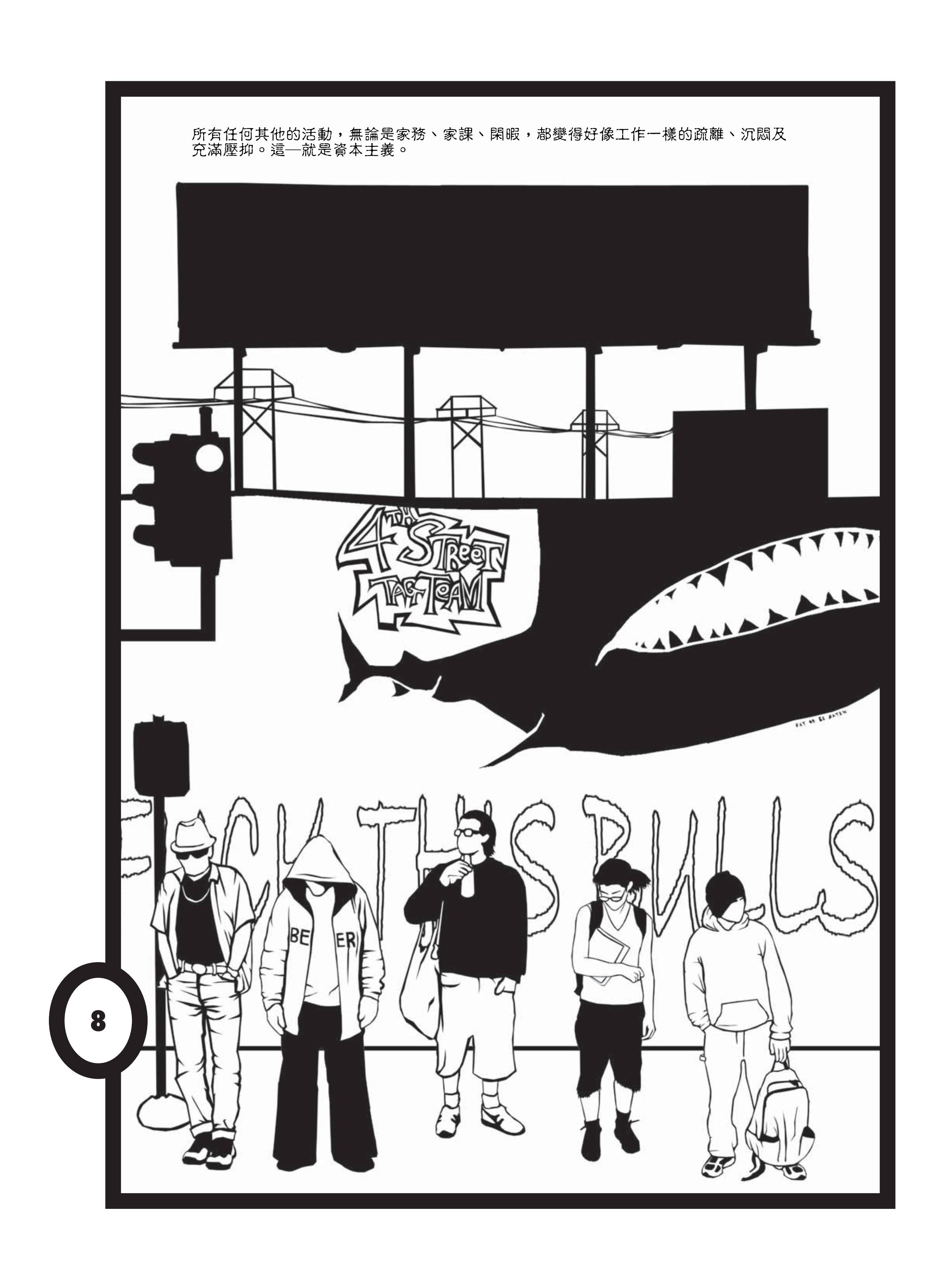
他們在不斷地找尋新方法
去把我們的勞動儲存在產品之中，

找尋新的市場把它們出售，

以及只可出賣時間及勞力去製造它們
的新的人群。


我們可以在工作中得到的就只是足夠的金錢去交付租金、購買食物、衣服和啤酒 － 足以令我們回去繼續工作。當我們不在工作時，我們的時間就花費在來回於工作的途中；準備好心情面對工作；因爲工作的勞累而需要的休息或喝得酩酊大醉去忘記工作帶來的煩惱，
6
唯一比工作更差的事就是沒有工作。那樣，我們就要浪費大量的時間去找尋工作，並看這些時間是沒有任何薪水的。即使有福利援助的話，要去領取這些微援助金亦是極之令人厭煩的事，而金額亦遠遠及不上工作的薪金。而隨時會失去工作的危機就使我們每天都需要回去工作。
而我們付出在工作上的勞力就是這社會的基礎。而我們的老闆們因此而得到的權力亦因爲我們不繼的勞動而不繼擴大。這就是發生在全球各國的壟斷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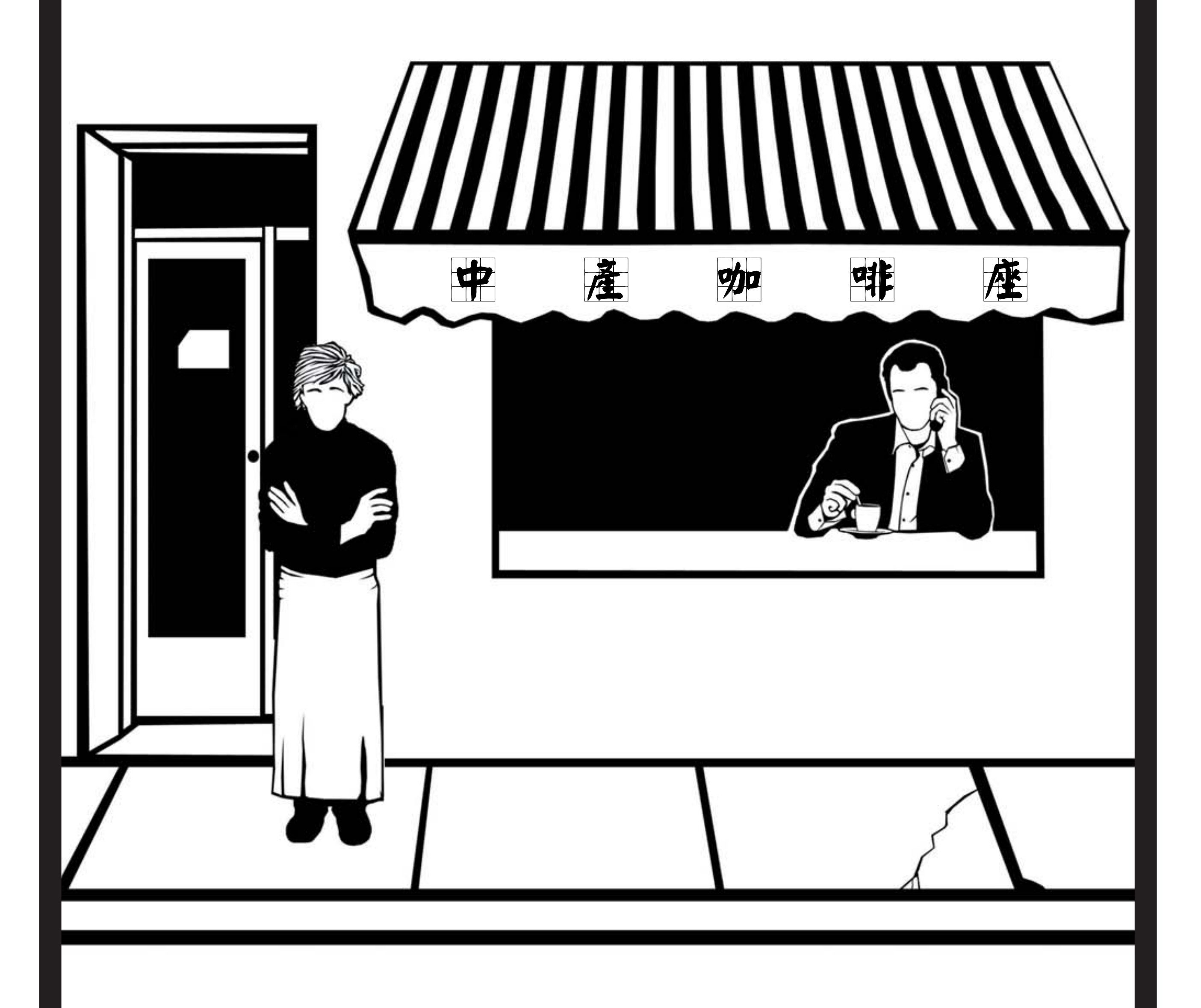

在工作中，我們受制於我們的老闆們和他們出售我們的產品的市場。
但除此之外，一隻無型之手亦同時在我們生活的其他方面強制著一種
好像在工作中的規律性及無聊的感覺。生命就好像一場我們在旁觀著
但又無權控制的一場演出。


所有任何其他的活動，無論是家務、家課、閑暇，都變得好像工作一樣的疏離、沉悶及充滿壓抑。這—就是資本主義。
4th STREET TAG TEAM

反對工作

阿歷山德・貝克曼

「那些資本家當然會滿意資本主義制度啦。
　他們怎麼不會呢？他們憑此而致富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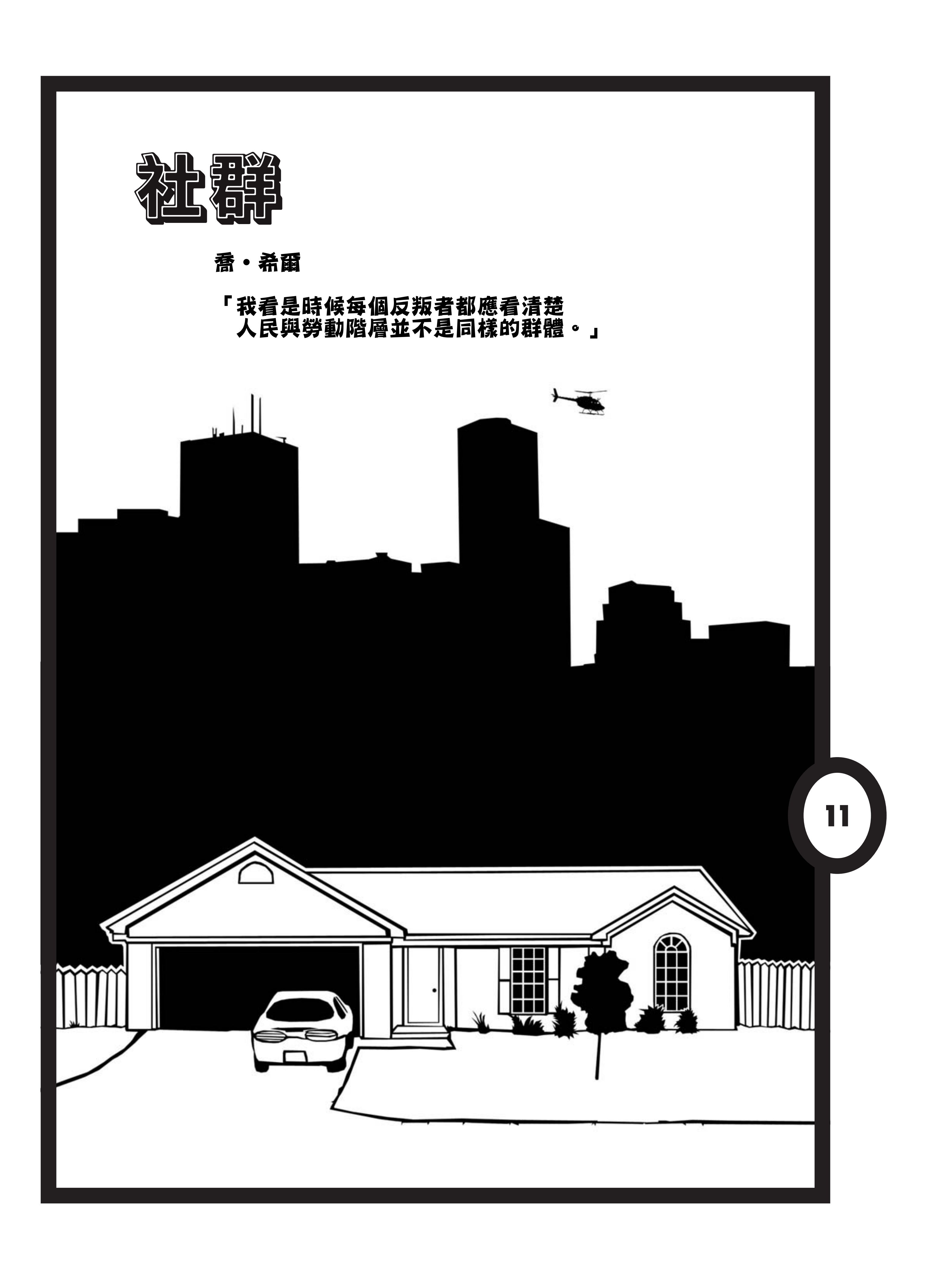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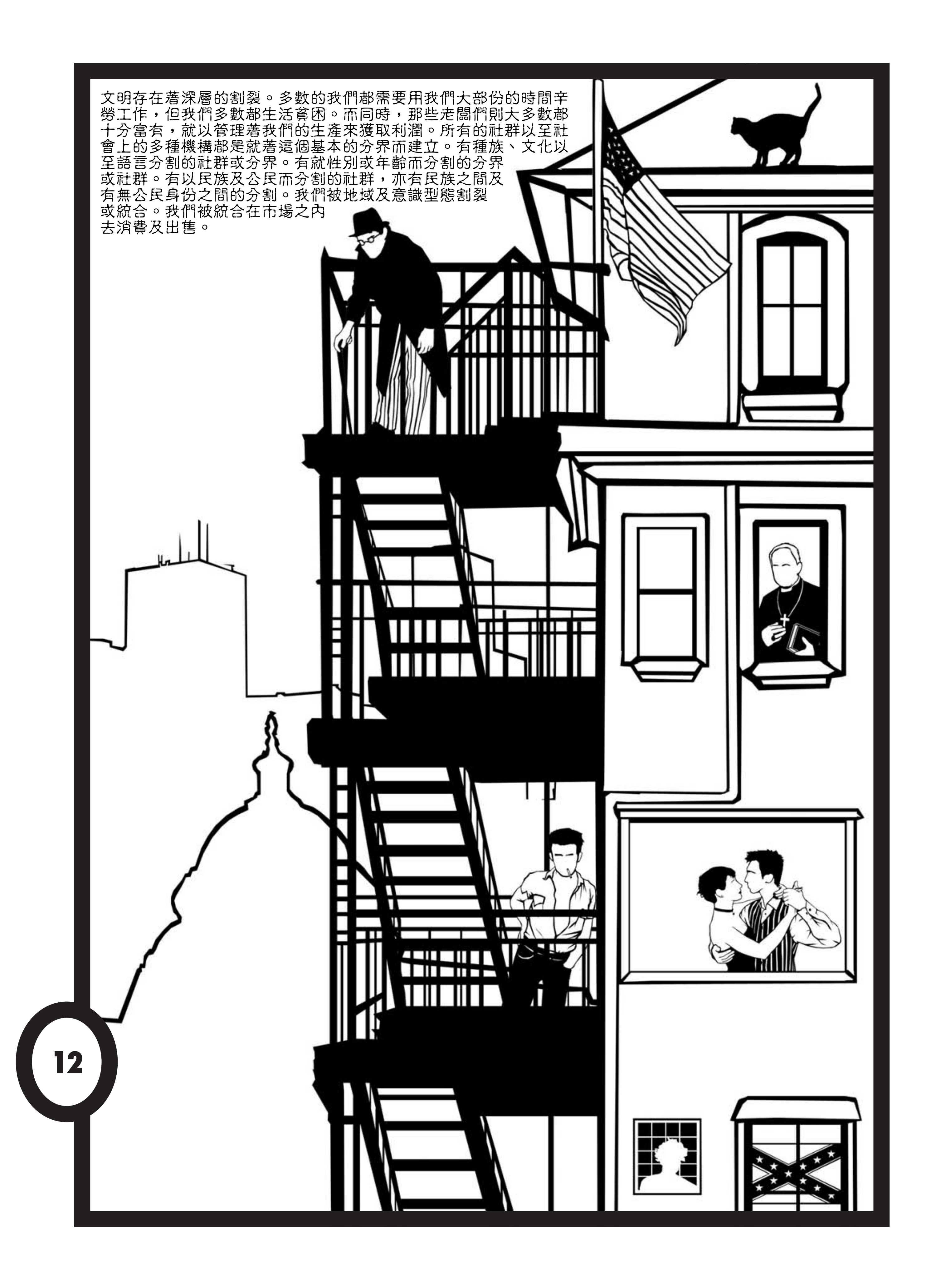

因工作而來的感受會視乎你身處的位置而有極大的分別。
對於我們的老闆們，工作就是他們可用金錢去賺取更多金錢的途徑。
對於我們，工作是一個悲慘的生存方式。
他們付給我們的薪水愈少，我們可得到的就愈少。
他們愈要求我們提高生產效率，我們的工作就愈辛苦。
我們與他們之間存在着對立的利益考慮。在工作中，老闆和員工之間持續着不斷的鬥爭—而同樣的衝突亦出現在社會上其他以工作爲基礎的範疇內。我們愈需要爲房租或交通付出更多的費用，我們就愈需要更多或更辛勞的工作去支付這些費用。
10
這不是
監視
攝錄機
現今，無論是薪金水平、僱員福利、工作時間、工作條件，以至政治、藝術及科技等的標準實在是這階級鬥爭在這階段上的結果。在這鬥爭之中，簡單如站起來爭取我們應有的利益已可以成爲根本地破壞資本主義基礎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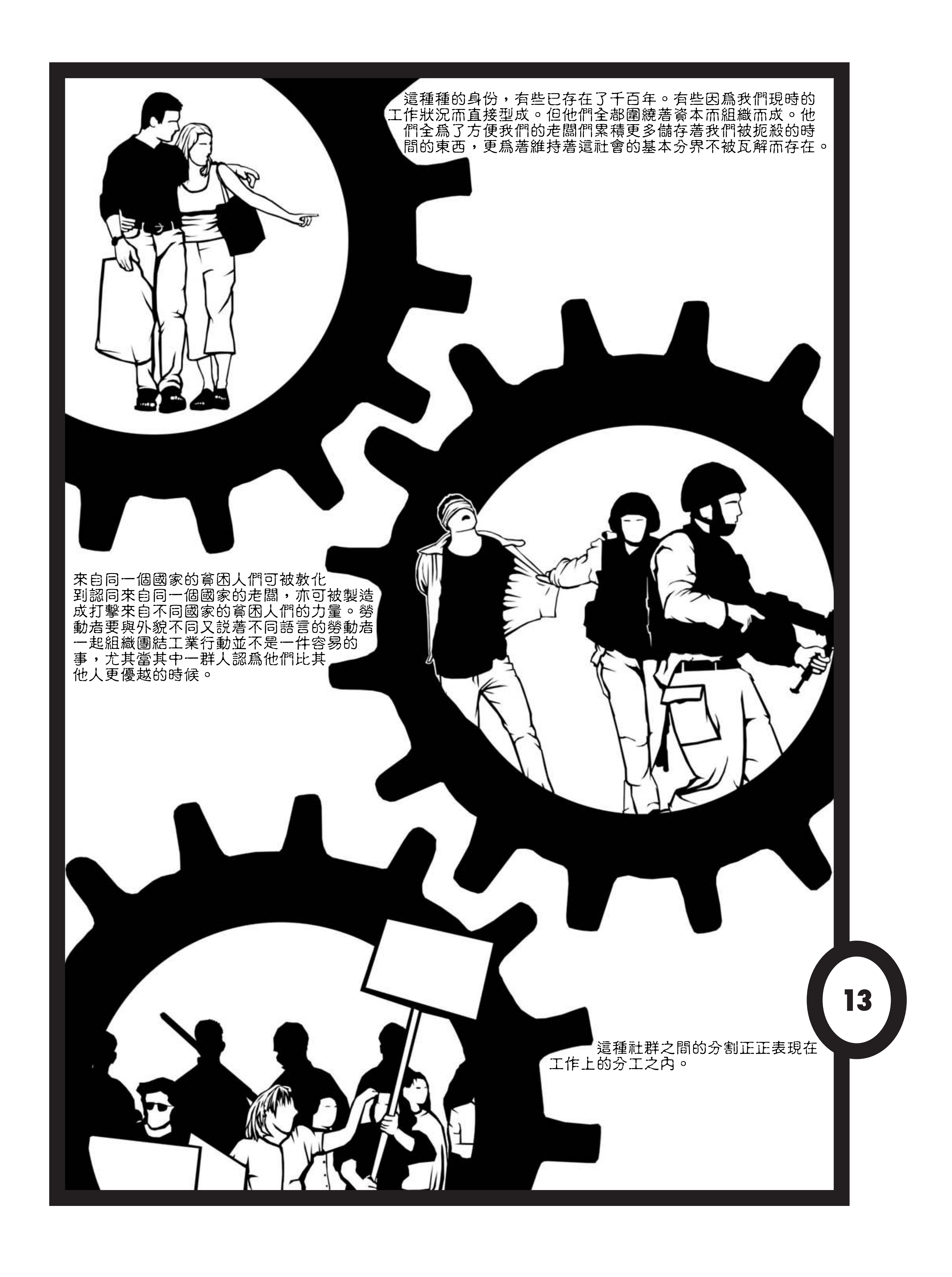
社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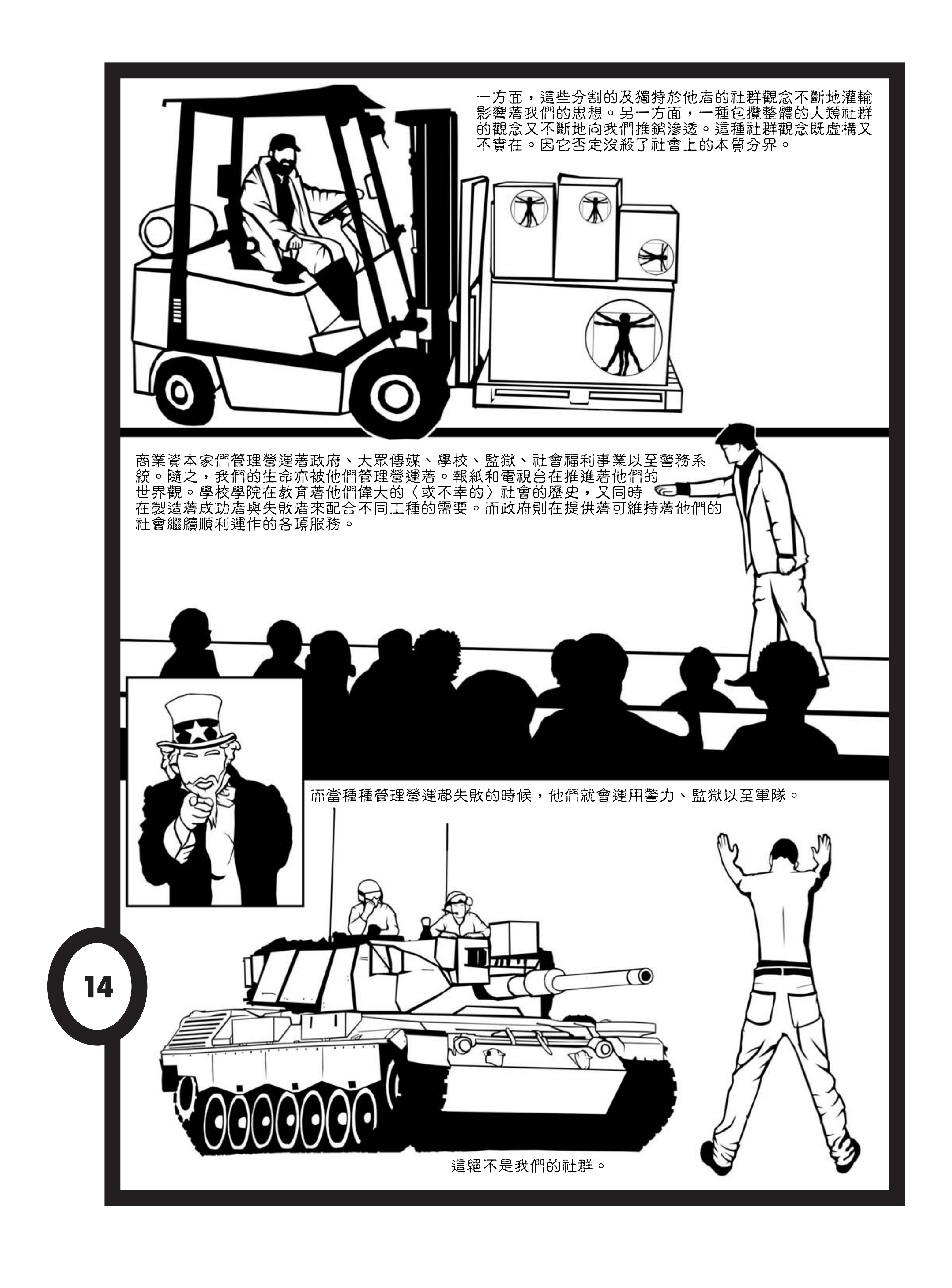
喬・希爾

「我看是時候每個反叛者都應看清楚
人民與勞動階層並不是同樣的群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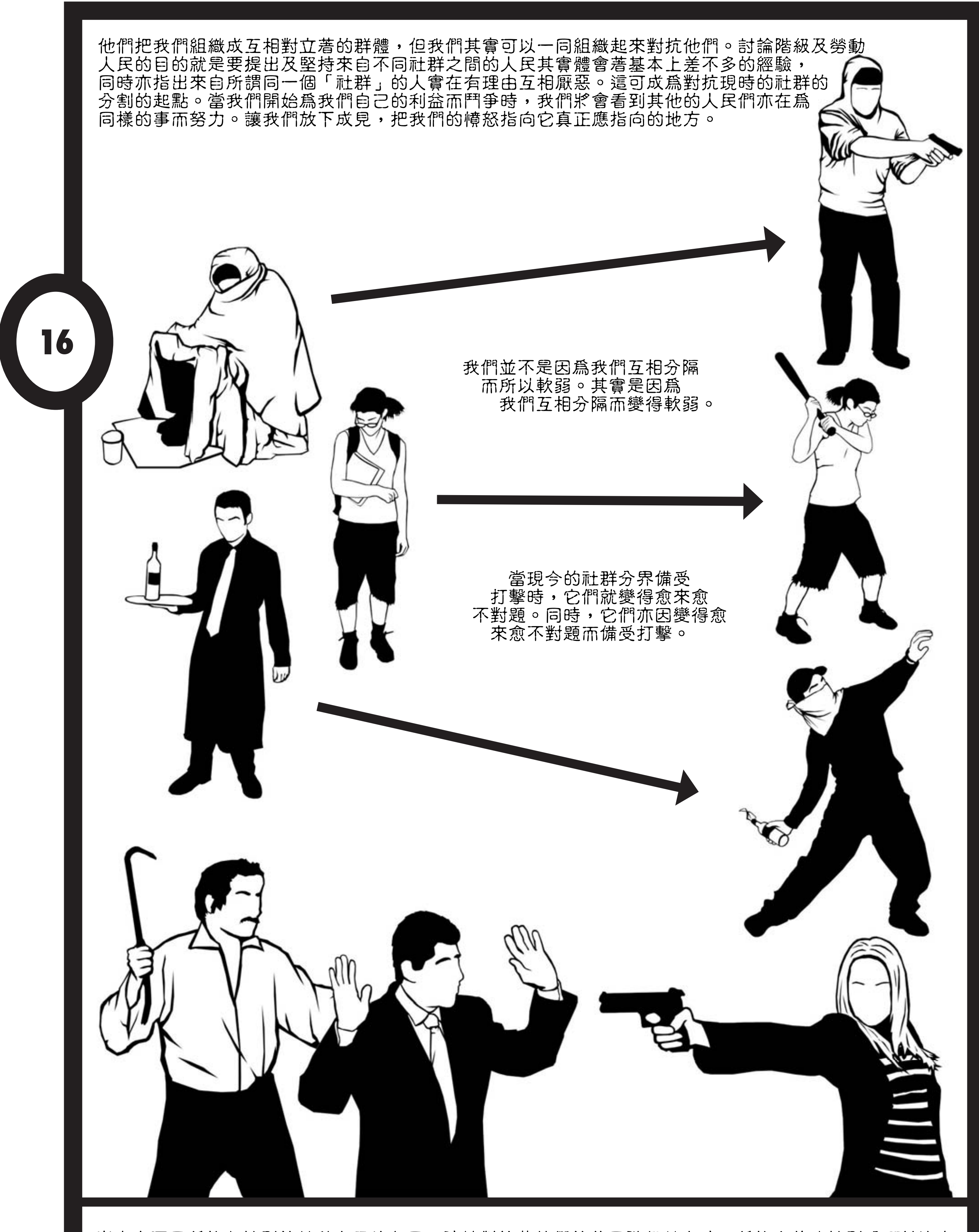



文明存在著深層的割裂。多數的我們都需要用我們大部份的時間辛勞工作，但我們多數都生活貧困。而同時，那些老闆們則大多數都十分富有，就以管理著我們的生產來獲取利潤。所有的社群以至社會上的多種機構都是就著這個基本的分界而建立。有種族、文化以至語言分割的社群或分界。有就性別或年齡而分割的分界或社群。有以民族及公民而分割的社群，亦有民族之間及有無公民身份之間的分割。我們被地域及意識型態割裂或統合。我們被統合在市場之內去消費及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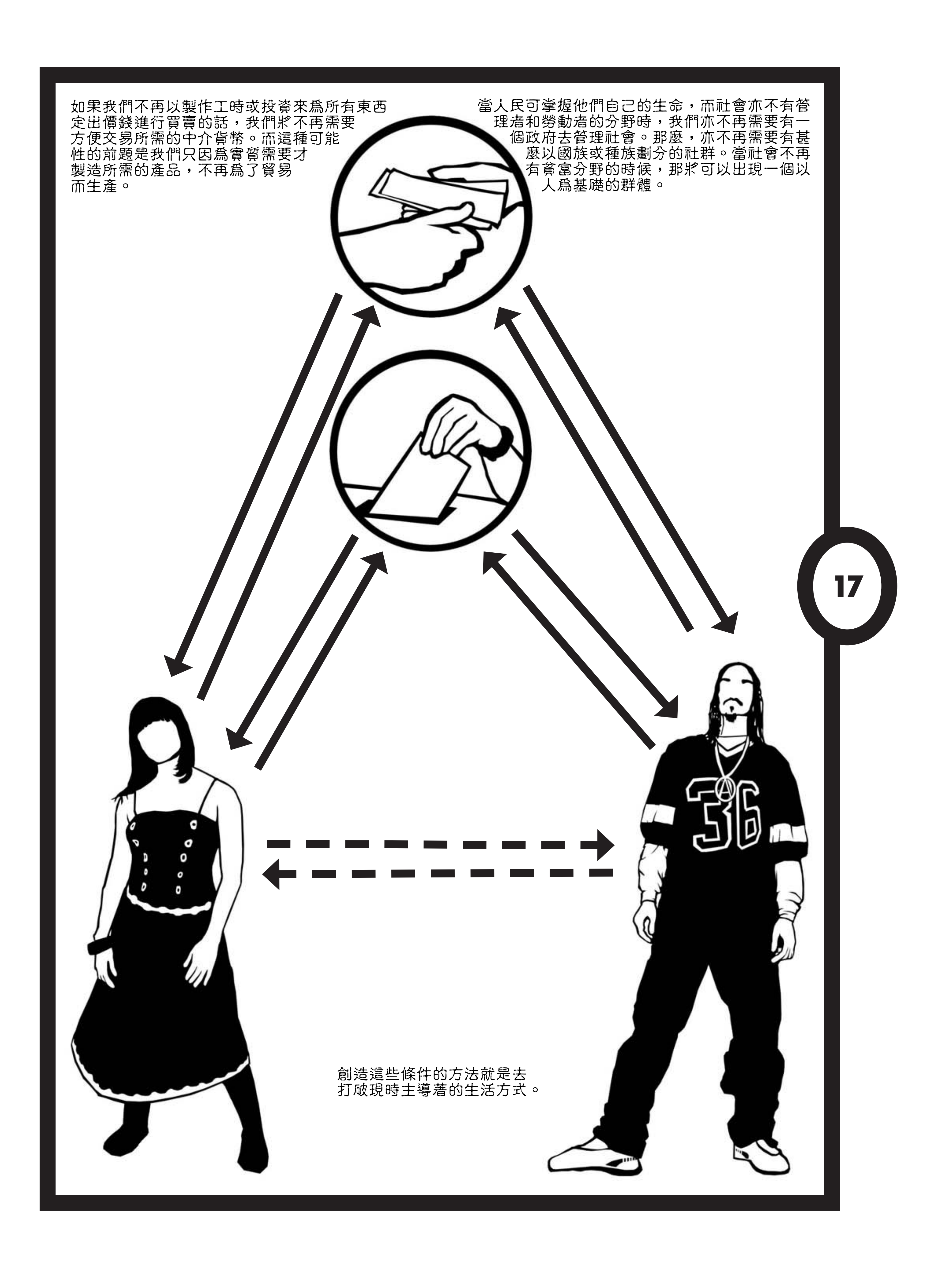

這種種的身份，有些已存在了千百年。有些因爲我們現時的工作狀況而直接型成。但他們全都圍繞著資本而組織而成。他們全爲了方便我們的老闆們累積更多儲存著我們被扼殺的時間的東西，更爲著維持著這社會的基本分界不被瓦解而存在。
來自同一個國家的貧困人們可被教化到認同來自同一個國家的老闆，亦可被製造成打擊來自不同國家的貧困人們的力量。勞動者要與外貌不同又說著不同語言的勞動者一起組織團結工業行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當其中一群人認爲他們比其他人更優越的時候。
這種社群之間的分割正正表現在工作上的分工之內。


一方面，這些分割的及獨特於他者的社群觀念不斷地灌輸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另一方面，一種包攬整體的人類社群的觀念又不斷地向我們推銷滲透。這種社群觀念既虛構又不實在。因它否定沒殺了社會上的本質分界。
商業資本家們管理營運著政府、大眾傳媒、學校、監獄、社會福利事業以至警務系統。隨之，我們的生命亦被他們管理營運著。報紙和電視台在推進著他們的世界觀。學校學院在教育著他們偉大的〈或不幸的〉社會的歷史，又同時在製造著成功者與失敗者來配合不同工種的需要。而政府則在提供著可維持著他們的社會繼續順利運作的各項服務。
而當種種管理營運都失敗的時候，他們就會運用警力、監獄以至軍隊。
這絕不是我們的社群。


反對社群
安東・潘涅庫克
「在這時代的中產階級仍然擁有的權力就因為
勞動階層未有足夠的獨立自主精神。」
15



當來自不同種族和性別的勞動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對抗著他們的共同階級敵人時，種族主義*和*性別*分野*並沒有意義。*這些鬥爭亦因連結更多不同「社群」的參與而變得更加有效。*


如果我們不再以製作工時或投資來爲所有東西
定出價錢進行買賣的話，我們將不再需要
方便交易所需的中介貨幣。而這種可能
性的前題是我們只因爲實質需要才
製造所需的產品，不再爲了貿易
而生產。
當人民可掌握他們自己的生命，而社會亦不有管
理者和勞動者的分野時，我們亦不再需要有一
個政府去管理社會。那麼，亦不再需要有甚
麼以國族或種族劃分的社群。當社會不再
有貧富分野的時候，那將可以出現一個以
人爲基礎的群體。
創造這些條件的方法就是去
打破現時主導著的生活方式。



這種以反對去抵抗工作、金錢，交易、國界、國家、政府、警察、地域及種族等規限著我們的生命的條件來創造真正意義的共同群體的傾向經常被理解爲「共產主義」。


政治
警鐘樂隊
「我們愈接受管治，
我們的自由就愈少。」


政府是政治活動的一個模式。政客們代表著互相鬥爭中的國家、地域或「社群」。我們被動員去支持我們覺得最少不同意的領袖，而當他們出賣或背叛我們時，我們亦不會覺得太驚奇。
當一個政客開始成為管治者時，他們的勞動階級背境或激進理念亦不再存有意義。無論組成管治政府的人是誰，政府的管治有它自己既有的運作邏輯。
因為這社會存在著不同利益取向的階級分野，所以亦同時存在著可把它瓦解的危機。而政府管治的存在就是要保證這瓦解不會發生。
無論那政府是一個獨裁政權或是一個民主政權，它擁有了所有的武裝力量，亦會為了使它的人民繼續工作生產而使用這些力量來對付它的人民。

在不久之前，那個國家爲了淡化當時極不穩定的狀態，就推行了國有化全國的產業及創造了一個警察社會，並稱之爲「共產主義」。這種資本壟斷的方式證實了比那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老方法更缺乏效率及零活性。隨着蘇聯的解體，再沒有紅軍去操演和控制國家的穩固，而各國的共產黨亦變成了社會民主派。



一個勞動階層的政治性黨派組織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不是説不可能以大部份成員皆爲勞動階層組成政黨，而事實是這種政黨最終亦只能在政治領域中帶出勞動階層的聲音。這容許我們的代表們推行我們的老闆們應如何管理及運作這個社會—其實就是如何控制着我們及賺取利潤。無論他們鼓吹着的是國族主義或是私有化，更多的福利或是更多的警察〈或兩者同時增加〉，政黨組織的計劃説實只不過是繼續管理運作資本主義的不同策略。


不幸地，政治同時存在著政府以外。社群領袖，專業行動者各工會都希望處身在勞動者與老闆們之間而成爲中介人、談判者、溝通渠道、代表人、而最終成爲和平創造者。他們亦費盡周章去保有這個位置。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會動員勞動階層在他們控制之下，去向那些更以商業利益考慮爲首的政客們施加壓力，而同時亦爲商業運作供應一個可投入生產的勞動力量。亦即是說，他們需要亦將會在我們起來反抗的時候驅散瓦解我們。有些時候，他們會以談判的方式唆使我們讓步。另一些時候，他們會出賣我們。
政客們經常只會召喚我們去投票，安靜地坐在那裡等候組織者去談判，有秩序地跟在領導和專家的後面消極地參與。這些非政府組織政客們爲政府提供了一個和平地維持既有秩序不變的方法。而他們亦因而獲得負責管治苦難中的我們的工作。
政治團體其實十分官僚化。他們傾向仿照工作上的結構運作，裡面所有的活動均由外來的力量所控制著。他們創造了政治上的專家。他們的基礎建立在領導與被領導者之上；在代表與被代表者之上；在組織者與被組織者之上。以一個頗大程度的參與式民主爲包裝的這種手法其實對於要去確立一個組織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就是政治組織和活動所直接製造出來的結果—其實就是要參與成爲管理運作資本主義的一部份。
我們唯一對政治感興趣的就是把它摧毀。


反對政治
勞動者理想群組
「無政府並不是一個美麗的烏托邦，亦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觀念，
它是勞動群眾的社會運動。」
23


當我們開始爲我們的生存條件而鬥爭時，一個完全不同的活動亦同時產生。
我們不會再尋找及等待政客去改變現狀。我們會與其他勞動階層一起去爲自已而戰。
而每當勞動階層衝出來抵抗的時候，政客們就會以一大堆的請願；遊説和選舉運動去淹沒他們的聲音。但當我們起來爲我們自己的生存而戰的時候，我們的行動完全與他們的行動不同。我們會從地主手中取回土地共同使用。我們會以激進的行動策略對抗我們的老闆們，而被迫演變成要面對着警察進行鬥爭。我們會組合成小群組。而在這些群組的活動中，每個人都能夠參與成爲一份子。在這些群組的決策與運作中，並不存在領導與追隨者的分界。我們不會爲我們的領導或老闆或國家而戰。我們爲我們而戰鬥。
這並不是終極意義的民主想像。
我們強硬地要求社會接納我們的需要，而這並不存在着討論空間—因我們的需要與那些壟斷着財富資源的富有階層的利益與慾望存在着直接的衝突。簡單的平等對話的可能性並不實際地存在於現今社會之上。
這種走出既有局限，向政府和政治進行抗爭；以及去創造新的組織型態好讓我們無需再去寄望於我們能力控制以外的行爲，許多時候被描述爲「無政府主義」。



露西・帕爾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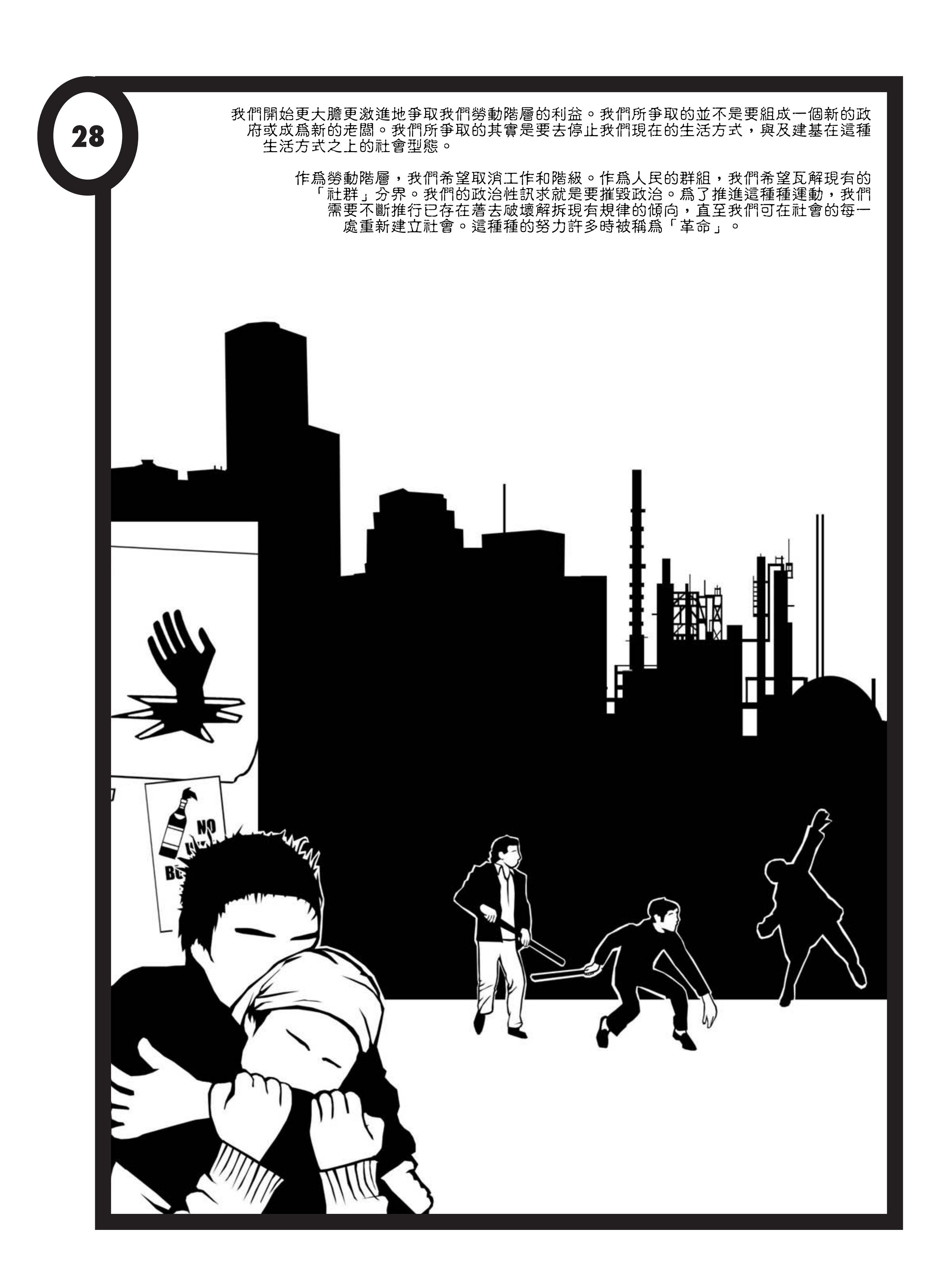
「讓我們拆毀那些富有階層聚落的巢穴。」






所以，我們正身處於一個階級戰爭的狀態。並沒有一套思想，建議或組織策略可帶來勝利。除了必須在這戰爭中取得勝利之外，並無其他解決方案。
只要讓他們仍佔據着主導，我們將只會繼續分散和消極被動。我們對於這種對我們的生命的規限的回應都只是孤立的個別行為。例如，辭職拒絕工作；搬往租金比較便宜的地區；參與於次文化和幫團；自殺了斷；賭博博彩；吸食毒品；酗酒逃避；參與宗教聚會。
他們的世界看似是唯一的可能性。任何改變的希望似乎只存在於想像的層次而脫節於我們的日常生活。最後，商業消費如常繼續，當然亦包含着它所帶來的所有危機和破壞。
COFFEE

當我們起來反抗時，我們開始互相認識及確認大家，並因而連結起來進行集體反擊。我們利用現今社會對我們的勞動的倚賴，針對性地對此進行窒礙。我們會進行罷工；破壞；騷動；擅離職守；叛逆和奪取物業使用。我們組成不同的組織去集結和擴大我們的活動。多變多樣和更新的可能性因而展開。


28
我們開始更大膽更激進地爭取我們勞動階層的利益。我們所爭取的並不是要組成一個新的政府或成爲新的老闆。我們所爭取的其實是要去停止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與及建基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上的社會型態。
作爲勞動階層，我們希望取消工作和階級。作爲人民的群組，我們希望瓦解現有的「社群」分界。我們的政治性訊求就是要摧毀政治。爲了推進這種種運動，我們需要不斷推行已存在著去破壞解拆現有規律的傾向，直至我們可在社會的每一處重新建立社會。這種種的努力許多時被稱爲「革命」。
NO